

「伊浩！伊浩！！」聽到那熟悉的喚聲，放下手上的毛筆，打開門。一個帶著急促腳步的女孩，正往門的方向跑來，熱氣使可愛的臉龐飛上兩朵紅暈。

「萱萱，怎麼啦！」他問。女孩跑到他前面，喘息著：「你看……我的……我的水晶瓶破爛而出了一！」說著打開抱得緊緊的盒子。

「喔！好漂亮呀！淡黃的粉翼，羽狀的鬚鬚，讓我們好好地瞧瞧！」兩個孩子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在桌上。

「水晶瓶雖美麗，但那只是短暫的，我叔叔說它不久就會死去。」女孩無邪，歡樂的眼神忽轉為黯淡。

「這又有什麼好難過的嘍！死就死，若你真喜歡那就請你叔叔把它製成標本，不就得了嗎？」男孩接著又說「其實我倒願像水晶瓶一樣……」。

「你胡說，你胡說！」女孩怕她玩伴真如水晶瓶一般，燦爛一下就消失，急得淚珠在眼角上打轉。

「好啦！不說就是了，你別哭嚶！」不知手措地安慰著她。

「伊浩！是不是你教負萱萱？」隨著溫和而略帶嚴厲的責備聲，從後門走出一個年輕而樸實的婦人，拿著花瓶進來。

「沒有啦！是萱萱她……」

「程伯伯，是在我傷心這美麗的水晶瓶，很快就會死去！」女孩急急打斷，邊拿出小手絹拭去淚珠。

「傻孩子，萬物的生生滅滅總是循環不已，何必哭呢？」

「好了，媽！」男孩答覆著。

「那你們出去玩玩，我得整理你爸爸的書房了。」

「好！」男孩收拾好桌上的文房四寶。

紫檀做成的書櫃，在時間的過濾下，顯得更看勁，更古董。一冊冊被翻得微微發黃的線裝書，由紅樓夢、金瓶梅、漢書……伴著，懶洋洋地斜倚在書櫃裡。

淡淡的木質香，書香瀰漫整個書房，幾軸美麗的篆文及飄逸的草書，增添了舊式書房的氣氛，男孩正專心地伏在大得不相稱的案上練字，眉宇間揚溢著特有的孤傲，一筆一畫挺拔而有力。

「媽，再見！」「程伯伯再見！」兩個孩子，拿起盒子，忘却剛剛的不快，雀躍的往外跑。

「中午要記得回家吃飯，伊浩！」

「知道啦！媽！」

當母親的望著兩個可愛的小背影過去，臉上泛起微笑，轉身去整理案上的書報。

※ ※ ※

披著彩衣的蓮花，由寬圓的綠葉襯托著，散發出芬芳，頭皮的柳條不時地滑曳於池面上。「噓！噓……」電子鐘聲歇，一群群穿著嶄新校服的學生，紛紛走出教室，吱吱喳喳地談著對新環境，新老師的觀感。

零落的人群後，一個瘦小的女孩，慢慢地走著，她似乎對這種新學校感到好奇，也覺茫然，怎麼見不著熟人？「谷萱萱！」回頭一望，一張親切的笑容正向他招手，跑過來。

「我叫唐倩湘，座位就在你後面，剛剛看你自我介紹，妳臉都紅了，妳家在那兒？」

望著春意盎然，充滿朝氣的氣息，心中門關自熱地打開。「我家就在離學校不遠的小村上，不過要通車上學。」

「哇！那很麻煩！我住在市內，騎腳踏車一會兒就到了。」話匣一打開，把彼此的距離拉近。

※ ※ ※

一點點火紅的花簍，露面於高聳的鳳凰木上時，全校的每個分子都忙碌起來。初三學生忙著準備聯考，初一、初二的小弟妹，團團轉於歡送會的節目，樹上蟬兒也湊個分，鳴起夏之歌，仙樂飄飄滿校園。

歡送會上，隨著中國古典音樂的旋律，擱開了表演之幕，穿著古時衣裳，以寬大衣袖掩面的人慢慢走出，揮袖後，可以看出妝扮得相當入微。

音樂暫停，麥克風傳來「這是由一年甲班的男同學所表演的古劇。」

「哇！男孩子？」台下一陣哄然，若不是主持者的說明，再注意他們非蓮花步的走路模樣，真令人誤以為仙女下凡。於座中的谷萱感觉到很納悶，台上最右邊那個表演者好像很面熟，只是一時想不起。

「嘿！最右穿黃色的那個好像叫……叫程伊浩。」在旁的唐倩湘指點了迷津。

「頂有表演天分的嘛！他不是就住在你家附近嗎？」

「嗯！」輕輕的一聲，表示同意。外表雖是平靜，然心潮却興風作浪，好像很久沒碰面了。平常灑脫的他與此時表演的他，却是判若兩人。

※ ※ ※  
週會場上，原本整齊的方塊隊伍，耐不住烈日的銷融，逐漸變形。台下由平靜轉為竊竊私語，甚而高聲談笑。台上主任額頭滲出了汗珠，然似乎意猶未盡，有其老當益壯之感。

「最後向同學報告一件喜事……」麻雀聲戛然而止，大家豎耳期待。主任清清嗓子，有意調口味，然後說：「本校程伊浩同學獲得縣市書法賽初中組第一名。」

「哇！」台下報以熱烈的鼓掌，二甲的同學齊聲站在後排臉通紅的程伊浩。「嘿！要請客呀！」頑皮豹陳國基嚷著。他笑笑彷彿那是一件沒什麼大不了的事。女生班也起騷動「就是去年男扮女裝表演的那個同學，真沒想到書法也行！」她們似乎在討論著什麼。

※ ※ ※  
樹梢的餘暉，逐漸消逝，黑夜籠罩了大地。車內幾支燭微弱地照在背著大書包的學生上。「嗚！嗚！嗚……」靜寂中引起喧嘩。「怎麼啦？」那些閉目養神者，睜開了疲憊的眼睛。疑惑的眼光全投向那著急的司機。「嗚……嗚！」車子真的駐足在路旁不動。

「引擎出問題，請大家下車，待後面來車時就搭上去。」司機宣判著。「啊！」失望聲此起彼落。一個個乘客像被放逐者，百般無奈地走下車門。路旁一片黝黑，夜空中點綴著幾顆剛上升的星星，眨呀眨著，好像奇怪著為何一大夥的學生立於路旁。

「哇！太棒了！這下子我們可來個夜行。」永遠是一副彌勒佛模樣的曹天賜，打破了沈悶的氣氛。

「我們在這裡枯等也不是好法子，倒不如邊走邊欣賞夜景，車子來時就招手，不然從這種徒步到村上也不遠才對。」有人附議。於是三五成群地向著回家的路上移動。幾個人不想走的，眼靠自己被拋在後頭，只好快步跟上。

「萱萱！你也這麼幸運地搭上這老爺車。」男孩子叫著。「伊浩？」見著久未碰面的兒時玩伴，心不禁砰砰然。黑夜遇熟人，頗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，心情也愉快些。

「在學校你似乎春風得意！」萱萱展開那緊蹙已久的眉頭說著。

「其實也沒什麼，我倒羨慕妳默默地耕耘；心定則做事皆可左右逢源，你不知『樹大招風』呀！」細數著脚步，傾聽他一大堆的辯駁不禁嘆喟而笑。他彼笑聲愣住，反問「難道妳不認為如此？」

「是呀！是認為如此。瞧你既有演藝天才，字又寫得漂亮，再加上滔滔不絕的口才，無怪乎名揚滿校，真的是名不虛傳！」雖然是開玩笑的口吻，但她心靈深處的弦却抽動著，想著身旁這位鋒芒四射的男孩，竟是已往一起扮家家酒，騎竹馬的玩伴。

「你們笑得這麼開心，樂些什麼？快說，有福同享呀！」彌勒佛開始笑聲而止步，歡樂的場面他總是趕上。「下學期就要擇路了，萱萱你準備繼續升學呢？還是……還是要嫁人！」說完連忙躲到程伊浩的背後避難。

「當然是繼續讀！」小嘴裡迸出斬決的話，怒憤的臉上帶著幾許嬌羞。

「伊浩！你要上專科還是經高中入大學？」彌勒佛趕忙轉舵。

「嗯……我想上大學，你們呢？要留在家鄉或到外面闖闖？」

「男兒志在四方，當然要雲遊世界，免得成為井底之蛙而不知。」彌勒佛一付英雄氣長的模樣。

「不！我喜愛這大穰園囂的故鄉，還是留著好，待有機會上大學時才出去。」她持著相反的論調。自扞已見後一陣默然，每個人似乎都憧憬著自己美麗的前途。田娃開始演奏小夜曲，不遠處有燈火閃爍著，家，就在那兒！

※

※

※

露珠灑滿小草上，經朝陽的照射，顯得晶瑩剔透，景物雖美，高中榜上也有名，然却不快活，獨個兒漫步於晨曦下，想及伊浩、彌勒佛、頑皮豹這些兒時伙伴都達到異鄉追尋理想，心中有點失落與孤寂的感覺。

「萱萱！早呀！」

「你……也出來散步？」彼此無語，在他神采奕奕的眸裡，顯出淡淡的離愁。

終於打破了沉默，他說「明天我就要去台北，邊的環境我並不了解，但我相信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難。」「我希望……彼此都好地讀，或許大學時我們能同聚一堂。」

她靜靜地聽著，只感覺到淤於胸中的一股熱淚突然往上衝，眼前一片朦朧，喉頭也哽住。待稍平靜後，才揚起那舒緩而幽遠的聲音「莫讓都市繽紛的色彩，迷惑了你的方向，玷污你的本性……珍重……」輕輕的一聲彷彿與空氣凝聚不散，她往回家的路上奔去，留下發愣的他。

※ ※ ※

「程伊浩，撞球去！」頑皮豹陳國基一身運動員打扮，騎著變速的自行車，在門外叫著。

「沒興趣！」他在屋內回答。

「OK, bye-bye 啦！你去跟你的叔本華、尼采談天說地吧！」忽一聲不見蹤影。他搖搖頭，他感到懷疑頭皮肉來台北後竟也變了。猛然想起故鄉的父親、母親及萱萱，不禁悲憤地哼起了離鄉五百里」。

外在的功勳壓力及一顆不服輸的心，使他埋頭於書海，思想的衝突，使他喜歡研究些人生哲學問題。「伊浩呀！最近功課怎樣？」舊書攤上的老人，對這熟悉的年輕雇客，視為忘年之交，偶而也會與他聊聊。「還可以，老伯！」伊浩總是親切地答覆。老人的嗟嘆問暖，彌補了遊子的思鄉情懷。

※ ※ ※

環境真能塑造人的個性？凝視那飄零的檀仁美舖滿園地，不自禁地「唉……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希望能吐出胸中全部的鬱悶。

「萱萱，怎麼自個兒在這裡長呼短歎？」

「沒什麼？情補你幾時來？」她收斂了方才的愁容。

「剛到，一來就看到我們的小公主對著落葉興愁。出了什麼事？是不是在想他？」唐倩湘搗蛋地扮個鬼臉。

「什麼他，別瞎猜了。」她掩飾著。

「萱萱，我很誠懇地告訴你，若你再一直愁眉不展下去，我看不久你就得到西方極樂世界報到了，還想上大學？除非你作禱自禱，否則世上沒有解決不了的事。知道嗎？」四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，傳達了彼此的關懷，思想與感情。

※ ※ ※

「嘿！恭喜你們啦！寒窗苦讀無人間，金榜題名天下知。伊浩，萱萱該請客！」彌勒佛爲了交上的榜樂得臉上開了花。

「彌勒佛，你的專業技術才令人羨慕呢？上大學者不能學以致用，那也只是徒然！」程伊浩說著。一旁的萱萱是好友相聚，有說不出的興奮，見到他，却感到很不自在。

「我們的程伊浩要變成哲學家了，萱萱也將成爲文學家，我呢？什麼家也談不上，以後就看家好了！」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，引得全部的人哄堂大笑，大家快樂地聊著，如雨過天晴般，太陽重新露出愉快的臉。

※ ※ ※

史教授翻著桌上的稿紙，好像在找什麼，鼻樑上的銀框老花眼鏡，使他帶點滑稽的模樣。銀絲沉於黑髮上，一身青布，長袍馬褂，儼然有古儒者之風。翻出一份稿紙問著「程伊浩是那位？」同學互相望著，如詢問「你是不是程伊浩？」

「他沒來。」坐在後排的那個同學答覆著。

「喔？他沒來？那沒關係，我只是要向你們介紹他的文章。在你們交的第一篇讀書報告中，以他的論哲學這篇講得最精闢，有獨到的見解。你們可以參摩一下。」剛開學大家沒注意到程伊浩這個生面孔，經史教授這麼一講，才想到那個座位經常空的人叫程伊浩。

「程伊浩，你怎麼躺在樹下看書？你知道嗎？」

今天早上史教授讚美了你好一番呢！」

聽到從遠方走來的湯國書嚷著，只好合起蘇格拉底傳「讚美我？別開玩笑了，湯國書！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「不是不想聽嗎？怎麼又蓋問起來？」「好吧！跟你講。史教授說你文筆好，有獨到的見解，人家這麼說你，看你還好不好意思聽課！」

「其實我並不是真心想聽課，只是有時課太無聊，倒不如自個兒在清風下看書，真樂無窮！」程伊浩說著。

「好了，不聽你的三寸不爛之舌發表高論，這週日的迎新郊遊一擺蝠洞，你丟不去？」

「云看看也好，免得四年後，路上碰著還不知是自己的同學。」他說

「程伊浩，你實在夠狂！走吧！我們吃晚餐去。」兩個人離開了樹下，夕陽正在高高的樹樹上閃耀著。

年輕人的音符躍動於整個山谷，大家高唱起山歌。有時在玩樂間可以把班上的每顆袖紗凝繫在一起。

「哇！這溪水好涼！」傳來嬉笑聲。

「第一組先烤肉，第二組跟我入蝙蝠洞探險。

」班代湯國書指揮著。每個人手牽手成一路縱隊入洞。

由第一個和最後拿著蠟燭，憑微弱的燭光引路。  
「怎麼地下都是泥濘，上頭又在滴水」有人嘀咕著。

「前面來了一個鬼，忽忽……」

「湯圓塞！你再唱鬼歌，待會就抓你去跟鬼作伴！」女孩子抗議著。

「哎喲！」走在程伊浩前面的女孩突然絆倒。

「黎曉昕，你怎麼啦？」

「我的腳抽筋！」

「前面的等一下，黎曉昕的腳抽筋，蠟燭快傳過來」程伊浩喊著，趕忙蹲下幫他按摩。在又窄又暗的洞裡，不時傳來悶悶聲。

「不痛了，謝謝你！程伊浩。」

「我扶妳走好了。」一步一步一拐地走出鑿洞。「喔！重見光明！」惟過黑暗的人，方知陽光的可貴。

「我們在岩石上坐一下好嗎？」女孩提議

「有何不可呢？坐吧！」找塊大石頭坐定後，才注意到方才腳抽筋的女孩，清秀中令人有溫暖舒服的感覺。平常上下課總是獨來獨往，很少與同學打交道。

「程伊浩，你不是台中人吧？」女孩問著

「我家在東部，高中在台北讀，現在到台中來，若可能我想以後到南部去，那樣全台灣就繞一周了。」他滔滔不絕地說明。

「你好像相當飽學。」她說

「其實也沒什麼，只是小時候有爸爸的薰陶，再加上高中時喜歡跑著書攤而已。」在談話中，無形地可以感覺到他的才器昇華至外表。

「烤肉熟囉！」炊煙身處傳來喚聲。

「走吧！我們一齊去吃烤肉！」

※

※

※

「噓！噓……」隨著上課鐘聲，同學紛紛入座。那個位子怎麼又空著，他沒來？在黎曉昕的腦海打個問號。自從大一的蝙蝠洞郊遊回來，好似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促使她注意程伊浩，心裡想著「唉！別胡思亂想了！」用甩長髮，拿出複寫紙開始作筆記，如此就可以給他一分筆記。

陽光經相思葉篩慮後在地上閃動著。坐於林下看書的人有著王維的「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的悠哉。

「程伊浩，你在這兒看書啊！」

「黎曉昕，來相思林歡心吧！」說著拍拍沾在身上的小草，站了起來，兩個人並肩於小徑上。

「你怎麼沒去上課？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黎曉昕關切的問：

「怎麼會呢？你看我不是硬朗朗很健康嗎？」

接著又說「只不過不想上課而已，所以就自個兒來這裡看書。」

她反駁「可是上課、讀書是學生的本分，若連課都不上，那還算什麼學生，她的思想逐漸影響他，自此她的複寫紙也省了很久。

「老黑爵來囉！」彌勒佛未跨進門檻就嚷著。

「哇！彌勒佛，怎麼？東西南北風把你吹到這裡來，請坐！」彌勒佛放下帶了的烤雞翅膀，往椅子一坐。「唉！跑到你這兒來，實在夠累！」程伊浩遞過了茶，沿桌沿而站。

「伊浩！你有沒寫信給萱萱？」喝過茶，喘口氣「沒有，這些日子裡都沒通訊」伊浩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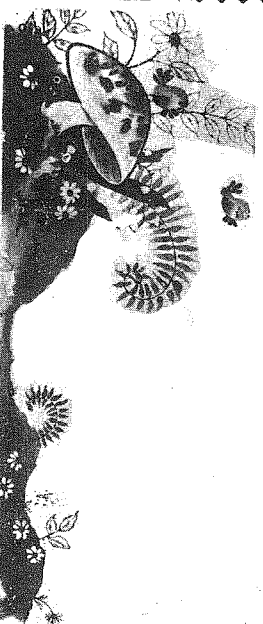
「唉！你真是罪過，你知道嗎？最近我回鄉，碰巧萱萱也回去。她現在比以前更苗條，簡直是皮包骨。難道你不知道她對你的感情？」彌勒佛憤慨地說著，不止不快的樣子，緊接著又說「你在這裡名氣也有，該很滿意了吧！」

經彌勒佛憤憤地數落罪刑，他彷彿由睡夢中驚醒。「啊！我怎麼這樣蠢！」敲著自己的腦袋。

他想著：從小時候一起玩遊戲時，萱萱就對我特別好，去台北讀高中的前一天清晨，她的神色與語氣，不正是代表深深的感情嗎？後來每次碰著，她似乎很興奮也很不自在，而我呢？為何連連不能接受黎曉昕的關懷，原來心中早就有個影子，那是她！

「我要去看她，向她說明我的感情！」說著就要往外跑。

「伊浩，別急呀！要看她也得搭火車到台南呀！總不能騰雲駕霧說到就到。」「我送你去火車站好了！」程伊浩隨便抓起外套，興沖沖地往外跑，突然頓悟到那深藏已久的感情，急著要傾訴，似乎一刻也不容緩慢。



「叭！叭！」

「伊浩，別走那麼快！車子那麼多！」彌勒佛在後面追趕。

「彌勒佛，快點呀！你怎麼突然像蝸牛一樣！他在前面顧不得後頭跑得氣喘如牛的彌勒佛。只想到要趕快飛到她身旁，要她不要再哀傷，告訴她，我會使她快活。越想越興奮，脚步也愈來愈快，乾脆跑起來。

「叭！叭！」

「伊浩小心車子！」

「啊！…………」

太遲了！太遲了！……雖然彌勒佛喊著，但已經來不及了！他已躺於車輪下，永遠無法向自己真心喜歡的女孩，傾訴自己的真情。

攪仁葉又紛紛地飄零，未趕得上到南方避寒的鳥兒，在枝頭上緊縮著身子，沒有蛙聲，沒有蛙鳴，也沒伊人歡暢的笑聲，有的只是整片的蕭索……坐於窗前的是一個哀傷、無神、無話的女孩一谷萱。

一隻水晶蛾從窗前飛逝而過，他真的走了，就如他自己所說的，如水晶蛾一般燦爛一下，就消逝了，然這真的是他的意願嗎？留下一顆破碎的心，凝望窗外，她似乎在期待水晶晶蛾的復活……。

× ×

「知識」

教授搭殿，與船夫閒談。

教授：「數學你學過沒有？懂不懂？」

船夫：「先生：沒學過，不懂」。

教授：「呀！沒學過數學，不懂數學，那等於已失去你的生命四分之一了！」

船夫只是搖搖頭笑。

教授：「那麼你學過哲學沒有！懂不懂哲學？」

船夫：「我也沒學過，也不懂。」

教授：「那你等於已失去你的生命一半了！」一陣陣，忽然風大浪急，船將翻了！

船夫：「先生：你學過游泳沒有？懂不懂游泳？」

教授：「沒學過，我不懂。」

船夫：「那你的全部生命馬上就會失去了！」

× ×

「聰明與糊塗」

小陳：「聰明人說話是時常留有餘地的，只有傻子們才會冒失地妄作肯定的斷語。」

小張：「你知道一定是的嗎？」

小陳：「當然啦，絕對是的」

× ×

「絕對不會有」

老師：「我問你，五乘三是多少？」

學生：「不知道。」

老師補充的說：「這樣吧！你爸爸給你五塊錢；你媽媽又給你五塊錢；然後你姊姊再給你五塊錢，一共是多少？」

學生堅定地說：「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啊！」

× ×